仰天一笑为文学

修晓林

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日子，惊悉张笑天老师离世的噩耗，我与许多作家和读者一样，心中真是悲痛不已。我总会记得2009年初，张老师给我寄赠的新年贺卡:流水高山,俟诸知己,金声玉振,集具大乘。

张笑天是我国文坛不多见的文学与影视两栖作家，这已成为当代作家中的“一绝”。他创作小说又担任编剧的电影《开国大典》《重庆谈判》《末代皇后》和电视剧《太平天国》《叶挺将军》等,都是在央视黄金时间播出，分别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、政府华表奖、大众电影百花奖、飞天奖和多项优秀影片奖和最佳编剧奖。当年，他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前辈左泥、谢泉铭、赵继良等结下深厚友情，我也曾担任他三部长篇小说《永乐大帝》《靖海大将军》《叶挺将军》的责任编辑。与被称为“通史奇才”的张老师成为好友，就更是敬佩他持久不断的创作力和思想激情。我总觉得,他的名字,浓缩着戊戌变法雄才谭嗣同诗句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留取肝胆两昆仑”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。他的作品,既有关注当下现实生活、直指社会阴暗弊病的振聋发聩之作,也有揭开尘封历史,用生动事件和人物形象，揭示社会发展和治国规律并展示复杂人性的历史小说。我与他多次见面叙聊，感受他身上“读史通古今，明眼看天下”的犀利目光和“一览众山小”的超凡气度。

张笑天说他对写作已是得心应手，随便哪个朝代,他都能“提溜”出最能以史为鉴的一段，写出精彩感人、启悟人心的历史小说。他的创作,犹如老母鸡生蛋,这一个即将落地，后一个已是初步成形，接二连三,“部部”紧跟。

对于历史小说创作，张笑天自有他独特的“虚实观”。他认为,历史小说的史料真实和艺术虚构，不能给以简单的量化和分割。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,但是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,应该遵循“重要的历史人物、重大历史事件、重要的年代都必须真实。包括那个时代的服饰、语言、官职、称呼、生活习惯等等看似细枝末节之处，都必须有考证有出处，细节失真会导致通篇失败”，而重要历史人物身边的小人物,甚至是于史无证的,以及人物的感情生活、内心世界的展露，这是充满虚构和想象空间、也往往是出彩和吸引人的地方。这就是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的历史小说创作原则。好的历史小说，即使是虚构部分,只要合理、合乎人物身份、符合逻辑,使人相信可能发生并无形中受到感染,这就是成功的虚构，作品也就与历史真实水乳交融了。

十多年来,每次与张老师或通话或见面,都能强烈感受到他的如海洋般深沉、火焰般热烈的思考力度和写作激情。张笑天是属于创作不知苦和累、杜绝废话、惜时如金的著名作家。了解他的人,都知道他在网球场腾挪扑闪、奋力挥拍，或是静观水面、下竿钓鱼时,都是为了以更旺盛的精力,在书桌前手指如飞敲打键盘,完成一部又一部长篇小说。他说:“没有强健的体力,哪能在电脑前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？”

张老师十分看重作家和编辑之间的深情厚谊。他认为，最难得的是作家与编辑的默契与相知,在当今物欲横流,一切都商品化的时候,不带功利色彩的关系难能可贵,也更值得珍视。他给我来信:“我更看重彼此间不带功利的默契合作，这是心灵的交流，趣味的趋同，我在与你交往过程中，始终有一种清流相知的欣慰。”他知道我在创作一部关于一位文学编辑与九十位作家情感交流、相互爱护的著作,鼓励我说:“你把心血浇灌在作家的禾田里,你与他们同欢乐、同庆丰收,今天,你要把与作家们的交往写下来,这是第二次贡献，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、不感动！”

评论家雷达高度评价张笑天的文学作品:“张笑天似有把文学历史化和把历史文学化的天赋。他总是能在浩瀚的中国史的海洋中，提取大量兴亡的教训、人生的智慧、生存的哲学、丰富的知识。给人以多面的滋养,在处理史与诗、史与文方面，张笑天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，这正是他的历史小说创作长盛不衰、拥有大量读者的奥秘所在。”

白发

鲍尔吉·原野

就是去年,我对朋友说过:我现在唯一的乐趣是让小女清除白发。

神倦时，仰在沙发上让孩子挑拣白发实为享受。清除白发是一件需要认真的真情,说屏息而为也不夸张。因此,当女儿瞪着乌溜溜的眼睛，鼻息喷到你脸上的时候,很为她的负责而感动。那时白发少,发现一根尚有珍贵的感觉。而女儿灵活的手指在头上抚弄时，使我身心一并放松,希望多有几根不易发现的白发,延长时间。那时,十分理解幼猴与老猴之间扪虱的游戏,虱不虱是小事,手抓毛发之间厮磨的感觉令人欣慰。清理毕,我和女儿把这些拔下放在深色背景上的白发数一数,扔掉,然后相视一笑。

有时女儿不愿为我拔点白发,嫌费事。我说拔吧,心想:还能拔几天呢？说不定明天就是白发的天下了。

果然,白发在今年于两鬓骤成燎原之势,拔不胜拔了。过去,除去白发也不是出于美观的需要,而为了沉湎于女儿小手抚弄的轻松里。如今对镜相看,暗伤失去了一项娱乐。白发如此之多,拔掉它们已经不能叫愉快了。

岁月慳吝,它囊中的日子如箭矢难追。当人之毛发的黑色素的聚存与褪却也可以成为享受的纽带时,我们一生真不知错过了多少快乐的时光。

文化杂咏·改诗

胡中行 诗文 孙绍波 图

遭逢腰斩哭无门,曾梦香山夜断魂。
古道荒城都不见,离离原上叹王孙。

沪上学子读“离离原上草”,多至“春风吹又生”而止,以为终篇。初不解其意,后乃知其始作俑者,语文教材也。将该诗拦腰截断,八句改为四句,律诗遂成绝句。此举荒唐至极,令人惊愕不已。编教材者,教育专家也。竟有如此作派,余百思而不得其解!然对先贤不存敬畏之心,则与删诗者同。

熊佛老印象

戴平

上海戏剧学院老院长熊佛西先生1965年病逝,担任上戏院长长达19年，是上戏任院长时间最长的一位。他在40多岁时,留着胡须,穿长衫,文艺界的朋友和学校师生们就尊称他为“熊佛老”。他热情直率,胸无城府,声如洪钟,与人交心则以心换心,做事业则艰危不惧,其实他的精神一辈子不老。老剧专的学生,都以“熊门弟子”为荣。

熊佛老很早谢顶,圆圆的脸,戴黑平帽,脖子间围着黑围巾,鼻梁上夹一副深度的阔边近视眼镜,总是着长衫或中山装,足登圆口布鞋,晚年还提一根手杖，经常在校园里走。走进教学大楼,教室里、排练厅里有师生在排戏、排小品,他会进去坐坐看看,用他那带有江西口音的普通话教育几句。

我1960年到上戏工作,开始担任预科的文化教员和学生辅导员,20岁不到,也忝列“孩子们”的圈子。他在校园里遇到我,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:“戴平,你要管好这些小孩子们。”晚上,学生有时看过戏以后兴奋得睡不着，在宿舍里大声争论，惊动了住在对面小洋楼里的熊院长，他知道我平时也住在学生宿舍,就会走到阳台上,对着学生宿舍楼大声喊:“戴平,你快管管你的学生,叫他们睡觉!”我总是一面应答,一面跑下楼去;这时,学生们也听到了熊院长的声音,乖乖地把灯熄了，有调皮的学生还会装出打呼噜的声响。第二天一早,熊佛老还认真地表扬我说:“戴平,你不错嘛,孩子们都听你的话。”

他爱生如子，对家庭贫困的学生,尤其关爱。著名的舞台美术专家周本义1950年从常州到上海来找工作，看到上海剧专招收舞台技术科学生的招生广告,便去报名了。熊佛老对他说:“学这个是要吃苦的。”周本义说:“吃苦我不怕,不过我交不起学费。”熊院长听说后,免去了他的全部学费,天冷时还送给他一套棉衣裤和棉被，让周本义感动不已。他学习更加勤奋,并担任了学校的许多社会工作,表现突出。1954年周本义被公派到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留学,1960年学成回国，许多艺术院校争相聘用他。有一次熊院长生病,周本义去看望，熊佛老恳切地对他说:“你一辈子不要离开戏剧学院。”周本义答应了。为了这一句承诺,周本义在上戏工作了一辈子。不久前,周本义教授提及这件事,依然泪流满面。他说,没有熊院长对我的关爱,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。

熊佛老把学院当作自己的家，把每位老师和工作人员都看作亲人。特别是对学院的工友,不管是看门的、敲钟的、烧饭的、扫地的,还是花匠、木工,每逢过年,他总要请大家到家里吃一顿饭。理由是:辛苦一年了,吃一顿团圆饭表示我对大家的敬意。

熊佛老爱学生,但对学生的严格也是出名的。曹雷告诉我,她在大四时排毕业剧目《玩偶之家》,熊院长亲自执导,曹雷饰演娜拉一角,更是紧张,事先看了很多书,作了不少案头工作。谁知生活上大大咧咧的曹雷,第一次排练,就被熊佛老抓住了。他大声地说:“曹雷,你怎么可以穿着短裤进排练室?”其实,她穿的是裙裤,但熊院长不允许,何况排的是19世纪易卜生的戏,这样的穿着与角色距离太远。曹雷吓得赶紧跑回宿舍去换装。以后排练,再也不敢马虎。这顿批评使她终身受益,她永远记住了:一个演员应当对艺术有一种一丝不苟的敬畏态度。

熊佛老也碰到过苦恼事。在“反右”时,因“大鸣大放”向党组织提了一点意见,差点过不了关。上级要他做检查,他写不来检讨,写了多次都通不过。无奈,只好请一位写检讨的“高手”代写一份,在全市大会上,熊佛老读检讨书,居然声泪俱下。这件事后来被陈老总知道了,大发脾气说:“你们把熊佛老整成这个样子,太过分了！”而学院另一位教师则没有那么幸运,被错划为“右派”后,适逢他要结婚,此事被熊佛老知道后,向党组织求情:能不能让他结婚后,再给他“戴帽子”。这个意见被接受了,使他的家庭得以完整保存,可见熊佛老待人之厚道。

熊佛老把一生献给了戏剧教育事业,尽管已去世五十年了,他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在我们的记忆里。

医者意也

陆鸿元

传说清代名医叶天士正与人奕棋,来了一位难产妇女家属求方,叶天士恰巧瞥见一片落叶从树上飘飏而下，顿生灵感，随手捡起递付来人说,就用这片叶子做“药引”吧！据说服后神得很,产妇逢凶化吉,顺利分娩了。可是有些“打破砂锅问到底”的人们总觉得匪夷所思。其实,中医这种以“意”疗疾的范例,史料多有载述。“医者意也”,乃是中医先哲流传久远的一句名言。

顶老

山海里

在十字坡，武松和孙二娘干了一仗,成为了朋友。二娘的丈夫张青和武松也结拜为兄弟，真是英雄惜英雄,英雄敬英雄。可是,当两口子劝武松干脆到二龙山鲁智深杨志那里入伙时,武松还是婉拒了。看来他到底是公家人出身，在他眼里打家劫舍的勾当不是正途,还是随俩公差入了孟州牢营,准备好好服役。可是,能者多劳！他的功夫才华被金眼彪施恩看上了。

这施恩是管营监狱长的儿子,大伙都叫他小管营。他依仗着老子的势力在附近的快活林开了个大酒店，天下往来的客商路过时多在此消费，生意是相当地红火。银子哗啦啦地赚着，很是快活。这惹得孟州地方部队的头头张团练眼红。于是,这位团练请了武功高强的蒋门神,强夺了这家酒店。施恩单挑不行,群殴也不行,老无奈了！正无计可施痛心着,来了个打虎英雄,真是天无绝人之路。施恩父子是百般款待,还和武松结拜为兄弟。武松非常感谢他们的知遇之恩,痛痛快快地答应帮忙夺回快活林,而且立马动手。

武松一出手，那可是惊天动地,一路上遇到酒店就喝酒三碗,总共喝了几十碗,似醉非醉,摇摇晃晃进了快活林酒店。谁在里面呢？并不是蒋门神,而是蒋门神的老婆。咦!这明明应该是男人之间的一场决斗,怎么节骨眼上出场的却又是一位女人。这是什样的女人呢?原来是蒋门神初到孟州新娶的小妾。这小妾“原是西瓦子唱说诸般宫调的顶老”,也就是歌伎,并非正经人家出身,不过,长得是特别漂亮,“眉横翠岫，眼露秋波。樱桃口浅晕微红,春笋手轻舒嫩玉。”

如此美女,如此出身,见武松一入酒店坐定便大声叫上酒，衣衫也不整,七歪八倒不像个有钱人,便正眼瞧也不瞧,随手舀了一碗最差的酒让服务员端给武松。武松喝了一口吐掉,要求再换好酒,反复搞了两次,才上了好酒。但是,武松不耐烦了,上去就把她给扔到酒缸里去了。服务员上去帮手,自然也是被揍得哇哇乱叫。在酒店外悠闲躺着的蒋门神被叫来救场,虽然武艺高强,但早已被酒色掏虚了身子。当然,即使他没被掏虚那也打不过武松，只好乖乖听话走人。施恩重新夺回酒店,蒋门神的老婆,那位掌柜的顶老才从酒缸里爬出来。

顶老,一介歌伎尔,可有可无的角色。在这场打斗中却又占了很大的戏份,并不少于武松对垒蒋门神。她对待武松的态度很鄙夷,直把武松看作泼皮无赖,一点都不当回事。她被揍得又是如此惨，被武松拎着头发扔进了酒缸,连救她的人都没有，被酒浸得湿透,真是好不可怜!她本是多么的无辜,她又是多么的可气,多么的悲哀。她看似可有可无,其实必不可少。她在向世人宣告:男人的世界里缺少了女人会很无趣很无聊。蒋门神强占快活林酒店的目的是什么?钱。钱用来干什么?纳妾、酒色、悠闲地活着。这就是蒋门神的世界。这样世界怎么来,各显神通！蒋失去了,自不甘心，他的靠山张团练当然也不甘心。张团练、蒋门神和顶老编织的权钱色的圈子,被武松打垮了。所以,武松的麻烦还是不得完!

小李子和他的小点子

刘开原

“小李子去哪儿了？电话也没人接,急死我了。”苏州地铁4号线11标总工心急如焚地四处询问着。

像“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”、“内部电话无人应答”这样的情况,在地铁盾构施工项目上屡见不鲜。施工现场对通讯信号的屏蔽、嘈杂的机械轰鸣声,让深处施工一线的员工们常常错过响起的电话铃声,也常常错过一些紧急重要的事情。

“要想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，必须研究一款能让大家听得见,又看得着的装置……”小李子本着这样的思路,眼珠一转,计上心头。

他在工地上扫了一圈之后,手里便多了几个废弃的三级配电箱,回到项目部他又淘来了几个扬声器和频闪灯,又将扬声器和频闪灯集成在配电箱上。经过两天的琢磨,装置的线路接通完毕并连到了内线电话旁。这样,小李子自制的“扬声器”就成功了。于是,当施工现场上忽然响起了巨大的电话铃声时,大家都吓了一跳。这种“扬声器”不仅分贝大大提高了,在远处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闪烁的灯光。这个新发明可乐坏了小李子,他转身对旁边的总工说道:“领导,以后你们再也不怕找不到我了吧”。

小李子把这个装置叫做“频闪电话扬声器”，现在已经覆盖了现场端头井和搅拌站等这些响铃的“盲区”。因此大家都亲切的称小李为“李莫愁”,“有了小李子的DIY,现场找人再也不用愁啦！”

小李子这个小点子的成功,丰富了中铁上海局华海公司目前正在开展的“小创新、小优化、小细节”三小活动,将精细化管理、现场生产实际与创新创效相结合,对设备或工艺进行改造、创新和优化。通过一个个小主意、小办法、小发明,减少设备故障率,加强工序衔接,贯彻落实好精细化管理在基层单位日常工作中的应用,也涌现出一批像小李子这样的达人。

小李子叫李元争,党龄3年，是苏州地铁11标项目的机械物资部见习生。2015年,他和师父郭敏一同被评选为区域优秀党员。“党员是人思想觉悟的提升,是人生价值的一种表现。”在他的意识里，入党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情。

十日谈 在一线

雨夜中的一次援助,不仅救了人,也防止了二次事故的发生。